



平傳辨疑卷第十

九年春三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率繼正即位雖為正也然不請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曰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

有後於魯國非本義不錄

公卒曰其言會葬何會葬禮也陸氏曰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胡氏曰若為



得禮孔子何以書
書之者非禮也

穀梁曰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趙氏曰夫豈唯重之而已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曰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僖公上下也僖公葬而後

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事事乎加之矣公雖借辭然其當

口齊戊居亦史法之常也乎加之於春秋承常法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焉其於春秋承常法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命也劉氏曰非也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趙氏曰錫命

命而受非禮也命者何命也命者何命也

晉侯伐衛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伐縣警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

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

於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

戌取之獲孫昭子劉氏曰宋傳實伐衛者先且居也杜氏

曰先且居而稱晉侯者從告辭也孔達而稱衛人者

五五

便其說而已何經之有漢氏曰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
且居胥臣矣文公以億三十二年十一月卒至今年四
月方練後四月不得言朝王千祥溫三者在億二十八年文公
之為也亦下得言朝王千祥溫三者在億二十八年文公
取邑獲大夫緡當詳書之
經所不書則左氏經也

衛人伐晉

左氏曰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
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雖劉氏曰古者
必義事也今東與衛何謀哉謀命侵小者也謀以律命
侵小是非古矣何以謂之古存新趙氏曰無瑕可以謀
越國而謀杜預謂之合古之過失私交伯之禮豈為不悖
哉未如今
焉知古
公孫教會晉侯于戚

左氏曰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教會之

杜氏曰晉取衛田正其疆界愚謂左氏嘗於晉侯伐衛之一語而妄以疆戚田之事實於

謂左氏嘗於晉侯伐衛之一語而妄以疆戚田之事實於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顯

左氏曰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東萊呂氏曰謚靈不

相類人死而氣未散猶未瞑也久而氣散則瞑矣未必

以惡謚與未嗣事於齊之故愚謂謚在葬時歟時豈有

穀梁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

正劉氏曰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商臣之弑乎日之何

其君同此宜亦當曰何為而獨不日乎楚子卒見經者

公孫敖如齊

左氏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

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趙氏曰此

事言之非禮經本意去左氏禮也二字劉氏曰左氏曰始聘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非也左氏得禮之言遂推以廢而聘故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後世者也此又明不謂直於仲尼矣仲尼不可以教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

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

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

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

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

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

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

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

子矣非本義不錄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劉氏曰杜氏讀緩字以上為一句作字下為一句非也

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

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月因以文納幣為十二月文納

幣為十二月則與僖公合矣而文納幣為十二月文納

緩作主者緩以下乃當為一句言葬僖公而作主緩即

文二年經書作僖公主是也今欲屬緩於葬僖公以明

僖公為十一月葬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是

傳意者見前後經文有烝嘗禘之名以為祭名盡於

此殊不知春秋所記祭意唯記其失禮者於廟既葬左

氏謂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亦非禮也禮既葬左

主於墓不終日而虞豈待祔而作主乎殷禮者一年無主

周禮卒哭而祔若如左氏說則用殷禮者一年無主

之禮者自葬至虞與卒哭無主乎不通之論也且作主

公羊曰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劉氏曰文公

其故久也知其

穀梁曰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

作僖公主識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

廟之道易櫛可也改塗可也案殷練而祔周卒哭而

練馬壞廟則非小祥之時
印不奉靈矣此非小失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

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

晉不書諱之也案經凡公如他國必書至河而復且書

書平此必不然者也且公在喪服中如晉來討我亦有

辭何為據朝晉乎使得罪於晉晉將別有以責之必不

使大夫與盟以取之也

此皆左氏妄為之辭也

公羊曰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劉氏

也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何為去其氏即內微者及晉

也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何為去其氏即內微者及晉

安有止去其族而為諱也

穀梁曰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

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氏曰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

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

晉執孔達以說與不堪存耕趙氏曰晉襄繼伯方求諸

侯乃使士穀不其誣乎思謂公未嘗如晉左氏何得言公

穀梁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周公孔子明矣

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

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

無災故以異書也案大旱日短既為災矣不雨即旱也豈有不雨之日長而不為災者乎雖

婦人女子皆知其不然者也何足辨哉

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

民也三獻可杜氏曰借公書不雨者三文公亦書不雨者無事則書首月是借二年十月不雨者蓋不可闕首

不雨夏四月不雨春秋所以言不雨者蓋不可闕首

蓋以備四時也今文公書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者其事以備四時也十年十一月不雨

不雨也穀梁以二公所書之異曲生外意謂僖公閔雨

為有志於此也文公不憂雨為無志乎民穀梁蓋賢僖公而為此也文公為人之君豈蔑無憂旱之心邪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氏曰故禹不先縣湯不先契文武不先密宋祖帝乙

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

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啖氏曰案宋當祖湯鄭又諸侯不敢祖天子故如此左傳誤也愚謂左氏此意甚善然自湯不先契以下與其

解之踈隔不切故略之以

五十四

三傳年表卷三

五

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何氏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

也禮諸侯禘而不禘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王禮諸侯禘而不禘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

之於始祖之廟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何氏謂殷祭為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

文乃漢儒見春秋有禘而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事不書故謂之禘而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

祭者非何氏所謂禘而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皆遂謂諸侯禘而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

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祭大事者禘

且嘗是秋祭禘是合祭也禘祭謂大是事豈訓詁哉曰時祭曰有事禘祭曰禘祭謂大是事豈訓詁哉

久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較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遂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專

秦也謂之崇德也凡王事雖微者春外也每歲皆祭其大者謂之禘

嫌其微也而春外也每歲皆祭其大者謂之禘羊所祭微者春外也每歲皆祭其大者謂之禘

秦之禮也禘而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趙氏曰禘而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

而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

德之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德之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

經之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經之無祫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而相與祭者謂之禘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

左氏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

娶元妃以奉深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納幣者譏也也也亦書之左氏不達此例云襄仲考齊納幣為合禮也國亦甚矣胡氏曰左氏謂公羊非之今考其娶也娶是在三年內圖婚可謂之禮乎喪更以公羊內之圖婚言信公以三年內圖婚可謂之禮乎喪更以公羊內之圖婚最詳范審以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左氏是喪娶此言是居喪可婚而婚矣華氏曰信公以十二月為月誤當為十一月婚矣今華氏曰信公以十二月為否審十二月猶在禫期納幣左氏以年內即位為節尤見為妾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下上何訓詰近似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曰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赴乎如同盟禮也

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陳岳氏曰我則書則卒伯凡南季毛伯叔服王季皆使於我胡不書之為會葬而葬則者會葬胡不書之愚案左氏葬稱叔服者也於經皆無所考而意之云爾

殺梁曰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啖氏曰叔服若得王不書王子虎謂使嘗執重以守國亦天子之大夫也尤不可交政於諸侯守國而交政於諸侯是無天子也

辨又見
公羊

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
 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
 善也詩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汜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
 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子桑有焉傳經言秦人而傳言秦伯經不書取邑而
 也且其言莫非功利之謀而非秦秋本義其所引詩又
 無理趣故不錄

兩螽于宋

左氏曰兩螽于宋墜而死也左氏曰凡言雨者著於上
 多可謂於經但言雨者皆指其死也蓋以螽者飛動
 之物故有雨螽故疑其墜也耳然則左氏於其訓詁
 備有詳考矣

公羊曰兩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
 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李氏曰春秋書鄰國之
 昭九年秋大水
 之類是也公羊曰
 杜預以為宋人
 兩螽而左氏謂墜
 而死而墜何足
 辨哉

穀梁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
 茨蓋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案經但言雨螽安知茅
 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曰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

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賦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案二年處

實不知晉左氏既妄為之辭故此又有晉懼無禮於公

請改盟之說蓋此亦晉朝晉師而遂為盟耳晉豈懼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

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子朱而還葉氏曰救明存楚卒滅江若王叔桓公實

同伐則何以不書於左氏謂經但書冬晉陽處父帥師

江至冬而後又告于周人故王叔桓公自陽處父復伐楚以救

而為兩事豈足據哉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護也其為護奈何伐

楚為救江也公穀解其文而不解其義何益於經哉

穀梁曰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

江也穀梁言江遠楚近非也乃江近楚遠耳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曰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
 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也君而卑之立而廢
 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劉氏曰假令卿行
 不使卿春秋當書大夫之名以紀履縵來逆女
 之類可也今經不書大夫之名則卿何所據而見義哉
 公羊曰其謂逆婦姜于齊何答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
 者略之也漢氏曰時行大夫乃卿上卿審
 娶大夫者禮宜如此若大夫之女經當書
 曰逆某女于齊亦不得謂之逆也
 穀梁曰其曰婦姜為其成禮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
 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逆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
 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此等無理趣皆左氏自為之所
 以說人嫌其自為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

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當好君辱貶之其取干大禮以自取戾非本義不錄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左氏曰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也何曰禮尊不為君又無服不取尊也安母稱夫氏曰疾子為君又無服不取尊也安母稱夫妾母之不能正而歸公歸會之何禮會葬而左氏以為歸上之禮皆非也

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贈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趙氏曰

若每事一禮則兼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殺梁曰含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

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贈以早而含以晚胡氏曰一傳皆

公之喪也安母也何休謂去字以昭亦曰惡兼之尊王安母也何休謂去字以昭亦曰惡兼之云乎又曰其不言來氏曰何休謂去字以昭亦曰惡兼之也愚謂不言來氏曰何休謂去字以昭亦曰惡兼之也歸含且贈則其文勢不可言來也若何天別義哉其若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曰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公羊謂僖公母嫡母邪妻母邪嫡妾不辨是無

義也何以解經哉

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梁曰會葬之禮於鄙上穀梁不解春秋所書之旨而

無理

秋楚人滅六

左氏曰冬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之無援哀哉經書若滅蓼

曰不祀滅六何以赴若既同孔子安

兩聞之矣魯史安得不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行禮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

難邇求何害

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氏曰晉地不夷信不侯所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陽處父至自溫攻蒐子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

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制也是以上之宣

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臯辟獄刑董通逃由

質要治舊濟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

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季然陽子之
 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
 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
 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驛送其柩也

左氏曰侵
 陽處父者
 晉大夫也
 易其班也
 知其無援
 於晉也九
 月賈季使
 續鞠居殺
 陽處父書
 曰晉殺其
 大夫侵官
 也十一月
 丙寅晉殺
 簡伯賈季
 奔狄宣子
 使史驛送
 其柩也

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
 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

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

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

走陳岳氏曰春秋書殺多矣君臣則稱君臣殺則稱臣

見殺射姑出奔有恒

乎時何有射姑聞襄公之出則知其則也

公時何有射姑聞襄公之出則知其則也

秋大義解故其穿蒙如此

穀梁曰稱國以殺暴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避則下聞下聞則上聾且闇且

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

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

之使臣也使臣者佐也趙盾者佐仁者今趙盾賢

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盾佐女今

女佐盾矣夜姑曰敢若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

使人殺之君使臣殺也處父進辭而言詭辭而出曰風我

則可不聞也其德也豈有爾下相殺而殺

則可不聞也其德也豈有爾下相殺而殺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公羊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

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猶者通

可以已也也者非也雖無常而政有常也猶朝于廟非禮

閏在十月者以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若就前

自當告也

穀梁曰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何以已也閏月亦

七年春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

左氏曰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實文公

子為非禮也趙氏曰若實如左氏則經文當書以不

此大公子宿叛其專取須句為國也使實有此絕太

大於取邑亦不願無異文也

公羊曰取邑不曰此何以曰內辭也使若他人然劉氏

所以傳公時也趙氏曰若實如左氏則經文當書以不

齊公也然魯後卒無患今此緣取邑之故意之例以

盟不見序夫取穀無患也矣何不書公至取須胸有患不書公

至何二三日即不曰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

穀梁曰取邑不曰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

五ノ少

三傳辨疑卷一

三

水

之也劉氏曰非也設不曰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
也皆聽之矣葉氏曰信公既取頃句又取嘗一不日者
而連取平邾其重輕不倫矣此乃見內取邑十一不再取而
此獨日故妄意之也

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曰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辜也趙氏曰若殺大夫衆而不書名則晉殺三郟鄭盜殺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公羊氏曰

三世內娶近人理三世無大夫不近人理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辜也此非討賊之辭安得稱人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氏曰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

曰立公子雍好善而好施愛之立於秦秦舊好也

立長君有德而德者難必并矣晉季曰不知立公子樂

展展驪擊於二信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展驪賤班在

九人其子則殺之有且為二謀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

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于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

何安焉杜杜預曰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

已次之故班在曰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

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
于陳趙孟使殺諸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
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太
子以啼於朝曰未燈何舉其嗣亦何舉會適嗣不立而
外求適於齊也此上朝則抱以適趙氏頃首於宣子曰
先君奉此子也何為諸子曰此子也夫若受子之賜不
才吾唯子之志今若受子之賜不與諸大夫皆思也
秦師箕鄭偃守師中軍先蔑而立靈公以禦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也

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
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
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
秦師于令狐至于劔首秦曰上言背先蔑將下軍則
是在晉也何其自相背乎經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
外矣言背可也言相背非也蓋先蔑時為下軍將而
身在秦故知誤也豈晉至趙始謀晉襄公之卒說不
年襄公之葬少矣豈晉至趙始謀晉襄公之卒說不
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漢在秦少言先蔑將下軍
則漢在秦豈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之誣也黃氏
據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文相背也愚謂
經不言敗而傳言敗秦師亦與經異也夫左氏固多誣然不
應如此也詳豈別是一時事而誤湊合於此故不倫

晉先蔑奔秦

左氏曰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君者謂士伯也台理秦戰而先蔑遂奔秦不而此戰也言出奔自軍中而去也

公羊曰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貶也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公羊見戰後書穀梁曰不言出在外也謂在師外也狄侵我西鄙

左氏曰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賈季問於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非本義不取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

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趙氏雖

後至豈有不書其列會之經乎左氏失之矣謂後會平

曰公後至不書所會及其盟也此何謂也盟重會輕不當

杜云公後至不書所會及其盟也此何謂也盟重會輕不當

稍責其輕也及已彌公會也此何謂也盟重會輕不當

氏又謂公後至不書所會及其盟也此何謂也盟重會輕不當

不序諸侯何不以不序大夫使與公盟也劉

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

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疾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曰牛也上言大夫下言諸侯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襄王崩

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大夫之失序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
維戎盟于暴

左氏曰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

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洛之戎也曰公子遂珍之也

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

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

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

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

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

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曰公子遂珍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羊曰不至而復者何不至而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

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

遂在外也

大夫

穀梁曰不言所至者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

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

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後奔也故經不言出謂已出其國中自覓士奔也

先哉奔也故經不言出謂已出其國中自覓士奔也

先哉奔也故經不言出謂已出其國中自覓士奔也

惟命手... 乃使掩殺之惡反為不發若命不專
亦何為... 皆書曰此非有嫌於不信者
而謹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 公之孫孔叔公孫鍾

離及大司馬公子印... 司馬握節以死故

書以官司城蕩意諸... 人而出公以其官

逆之皆復之亦書以... 節致誤節義

為節...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日左氏云司...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身以退不及...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人為賢...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中肯...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公羊曰...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世無大夫...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或官...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殺梁曰司馬...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以官稱無君...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以官稱無君...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以官稱無君...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以官稱無君...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以官稱無君... 節以死... 節以死... 節以死...

四益

三傳辨疑卷十

書名者三傳之義皆所未安何者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以官葬也此不書名以官葬可知矣劉氏曰穀梁其以官葬無君之辭也御玄解云謂無大夫君之德皆也既有其大夫矣何謂無君入晉授其大夫郤缺也至尸三傳曰自僖於是起矣亦可謂無君德者則為尸以官葬之

三傳辨疑卷第十

三傳辨疑卷第十一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劉氏曰傳云王未葬也杜氏使非也命可知也尚稱命曰伯者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則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

三傳辨疑卷第十一

矣則屬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一日無
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
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
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
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天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
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曰天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
成君公羊家幸然非也
己以聽命於家幸然非也
何哉命王出在應
之誥曰王出在應
王釋冕反喪服則
求見於天子而受
夫天子命之哀子
天子為太子受

穀梁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之矣遇矣
矣遇矣
天子命之哀子
天子為太子受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曰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曰王者不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

往者則書過時書者不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我有

我何生則書此可施之魯史不可施之筆削之春秋何

穀梁曰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天子

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
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劉氏曰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非也上月云得臣如京師者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也故以日月為例其歸國至此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曰夷之蒐晉侯將登箕先都而後使士穀梁益
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也廢也從之先克奪蒯
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二穀梁益蒯得作亂正
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先都梁益耳三月甲
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先都梁益耳三月甲
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先都梁益耳三月甲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殺梁曰卑以尊至病文公也葉氏曰豈有夫人以為卑
病文公也卑以尊至病文公也葉氏曰豈有夫人以為卑
反不祥書也卑以尊至病文公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卑也鄭父累也案稱人以殺誅

六二天
三

也之其餘則否如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累
荀息執殺大夫之類是也是不可以執一論矣辨又見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因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

晉趙盾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

緩也以懲不恪薛氏曰楚人衛人許人救鄭下言狄侵齊

及楚師後時設楚方來伐問國鄭來救而退亦豈可以

不及楚師者多矣此皆設以人師曹師救邢邢遷于

夷儀曰楚人鄭江晉陽處不師及楚師而救江楚人滅

於所書者左氏曰蓋欲解四國稱人而不得其說故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曰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言動地亦倒

穀梁曰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陽氏曰記異也

陰地而不能震也謂有地震於山崩皆不詳故或

相識不日傳及宋皆書日故以為例梁山崩不日豈

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氏曰楚子使椒來聘朝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

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

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楚雖夷狄之國然尚

楚公羊見春秋先書荆後書荆人後書大夫之名遂謂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款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有必

聖人之名為褒則凡名者皆褒平使凡來我者皆褒之則

所以書此謂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左氏曰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以無忘舊好也其曰成風也仲子及成風見贈含亦書

九年亦書傳曰好也成風也仲子及成風見贈含亦書

之而非禮也夫之會耳及已弔生不及哀傳固以

公羊曰其言禮也曷為不言

及成風成風尊也禮也若實祿兩仲子何殊

受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禮也秦使人來祿也秦之來祿也

若魯母也秦人謂人可矣若壽自來當秦之來祿將

欲以此結魯之好安知其不無夫人哉

十年夏秦伐晉

左氏曰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取少梁與秦取北徵春秋豈

有不書者哉傳不近信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氏曰麇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

心敗麇師於防諸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案經麇貉之

大麇師於防諸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春秋諸侯踰年即位

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矣

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焉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矣

敗狄于鹹獲長狄簡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

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克石公子穀甥為右

司徒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皇父之二

子死焉宋公於是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晉

之滅潞也獲備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

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

獲其季弟節如鄭瞞由是遂亡劉氏曰傳以為長狄也

城蘇狄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傳又曰鄭瞞由是遂

城蘇狄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傳又曰鄭瞞由是遂

亡杜云長狄之種絕案外傳仲尼對時長狄更為大人
狄人長狄一類也則自相反也康侯曰赤狄其稱也
何人長狄一類也則自相反也康侯曰赤狄其稱也
之其稱也則自相反也康侯曰赤狄其稱也
於狄侵齊之下則其為非長狄也亦明矣
公羊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

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
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曰何
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如公羊所說蓋長百尺無為不言長狄也愚謂三大之
繆尤

殺梁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
而言敗何也以衆焉言之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
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
九畝斷其首而載之冒見於軾然則何以不言獲也曰
古者不重劍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

射師而曰敗何也且一人之辭也非也古者不重劍不禽二
少甲有句曰敗何也且一人之辭也非也古者不重劍不禽二
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云魯既射長狄之日又斷其首是以
諱之亦非也教本意謂長狄一人力足敵衆故變獲言敗
者起長狄之強也變獲言敗即獲矣又安得不言獲為
魯諱之說乎如何為文哉季子敗莒師獲莒棼以謂春
秋與之誰能言之要知此非長狄吾既言於公羊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郈伯來奔

左氏曰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一弗徇十二年春

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夫以夫鍾與邾邾邾來奔公以諸侯

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即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之禮而

謂之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之禮而

尊之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之禮而

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之禮而

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之禮而

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之禮而

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之禮而

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之禮而

杞伯來朝

左氏曰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謂絕叔姬而無絕昏

公許之以子叔姬卒之傳考之知左氏妄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曰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其也

存成九年而誤置此陸淳已言之矣邦如紀伯曰叔

姬者魯伯姬之類是也左氏杜預皆以為歸如成紀伯曰叔

而歸內女被黜而歸者經文則書曰來歸如成紀伯曰叔

嫁未嫁而字左氏謂凡字者即非女子且莒慶來逆叔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

也劉氏曰公羊曰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子叔姬也

貴之者稱禮也自出乎

穀梁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

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

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案穀梁所引禮與經旨絕不相干

姊妹

秋滕子來朝

左氏曰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於經無信未可知然

秦伯使術來聘

左氏曰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非本義

公羊曰遂曰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

也何賢乎而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談談善

靖言俾君子而况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

技其心休休有容是難也胡氏曰秦非無大夫也蓋

大夫也若謂則楚使叔來聘楚有賢道哉况

此年矣不應復襲於今日也况公穀僅有

其無悔過之實故自殺之敗報然者再三迫于孫不絕今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劉氏曰非也河一曲者亦地

千里一曲而巳不亦妄乎何休又曰起兩曲益非也戰于瀆

泉也公羊曰瀆泉者直

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案穀梁意謂

故略之而稱人不言及夫春秋別是非明曲直故直瀆

矣何以為春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左氏曰書時也案左氏謂以得時書則大夫專兵擅政

謂之時亦以憂斯言也然

穀梁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案春秋書行父事甚明白不

十有三年邾子遷陳卒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世教但邾遷不

見於經又非本義不錄

大室屋壞

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王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絜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燕羣公廩趙氏曰魯所尚當依周制不應有此數之與公羊氏謂

秋之旨了不相干至曰魯為周不之魯欲天下之一
 穀梁曰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也
 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謂曰世室者衆明堂位言魯公之廟文世武世不毀魯世世也天子之禮也世室存伯禽武公廟世不毀魯世世也天子之禮也世室存伯禽武公廟世不毀魯世世也
 其明會矣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左氏曰公皆成之鄭伯與公晏于棗子家賦鴻鴈季文

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

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晉至

得與晉侯盟及黨鄭伯會公于燕故善之也獻可杜氏

出也據去也如晉侯及鄭伯會公于燕故善之也盟也自附及還與二國會也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案還自晉一意也

十有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平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存耕述氏曰邾與魯開久矣邾之來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

盟于新城

左氏曰且謀邾也內申密之傳若之知此時非謀邾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諸侯固同外楚然非所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氏曰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

齊晉之君皆將死亂亂家之說理或有之然必指某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何必書記異也彗則孛字與彗亦當有辨下句得之

穀梁曰字之為言猶第也其曰入于北斗有環域也下

晉人納捷留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留于邾邾人

辭曰齊出矍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城之

會諸侯已歸故書此事在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

留諸侯已歸故書此事在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

辭也三傳皆言趙盾以經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

而還夫春秋書納捷于邾其意謂趙盾以經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

臣之帥師秋公納捷于邾其意謂趙盾以經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

其納此燕伯晉趙盾帥師以經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

正當而稱人于前也趙盾帥師以經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

且以書名以善之春秋豈有此事哉此其微者

人發且其城下始聞捷且之長而即退師以無之理也

設使能聞義即師納捷且之長而即退師以無之理也

之有哉或曰三傳同辭則同何受夫納不不正之鼻何善

近理猶當從經考傳不然邪且經與傳異則信經可也傳或

羊曰納者何二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公羊曰納者何二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留

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

矍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矍且也六子以大

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責則皆貴矣雖然矍且

三傳新義卷十一

十一

用

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趙氏曰此
 量其事而勞師耳何足道之哉縱令諸侯豈得專廢置
 他國君乎何但大夫也此乃幾辭又非實與而文不與
 也恩謂文與則實與文不與則實不與若文與而實不
 與文不與而實與豈聖人言顧行行顧言之謂哉况春
 與之事皆不與者未有
 與之者也辨又見左氏

穀梁曰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
 轂五百乘縣地之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
 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
 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莒晉也纒且齊出也纒且

正也捷菑不正也案弗克納蓋納而不得耳穀梁以為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
 卒也其地於外也案此義似是以實非蓋春秋此事見
 於齊非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若曰不可不卒則書敖
 之卒于齊為得其義也故曰似是非而實非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己立之已

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案諸侯卒世子居喪而稱子
 而即代之又一年不二君故不敢稱君若一日繼乎其
 位則固一國之君矣夫天下未可一日無王亦不可一
 日無君舍齊昭公之嫡昭公卒舍為父後則齊之君也
 舉齊之臣不以君而何哉故不敢稱君者緣人子君也

即始有為君者定人臣之義此義明耳與今天地同有非自春秋
 而始有也者因春秋而此義益明耳與今天地同有非自春秋
 居也無可疑者矣公羊泥未歸年之稱商為孔子成君之舉則
 因生者疑深亦謂成舍之為君以重商人之稱商為孔子成君之舉則
 賤雖多為辭大夫抵不出二傳之意遂使正人之義反為
 迂曲之談悲夫曰晉奚齊何也曰舍商之子也奚齊克
 曰里克時其君之子奚齊何也曰舍商之子也奚齊克
 也當是時因奚齊而殺中里亦論也曰商公稱曰子
 為君也故書里克而殺中里亦論也曰商公稱曰子
 愚既辨之於被矣不可與舍一舉論也曰商公稱曰子
 何也曰亦紀實事也曰州吁無知何以不稱公稱曰子
 命稱子不得稱氏常去也無氏者孔子不得而加有氏
 者孔子不得稱氏常去也無氏者孔子不得而加有氏
 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
 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
 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梁經言其君則真齊君也穀

之名也既曰成舍之為君
 矣而又曰未成為君何哉

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何可貴也曰書曰宋子

子哀為卿而來奔是大夫失守也何可貴也曰書曰宋子
 死於其地死其節也諸說皆謂子異姓也其節也諸說皆謂子
 哀果同姓死其節也諸說皆謂子異姓也其節也諸說皆謂子
 來奔非臣節也諸說皆謂子異姓也其節也諸說皆謂子
 去國其義不同去國者見其種也其節也諸說皆謂子
 害奔者不謂已於刑害也其種也其節也諸說皆謂子
 春秋凡書奔者皆苟士者也若其可貴則春秋反不書
 矣何也春秋書奔者皆苟士者也若其可貴則春秋反不書

公羊曰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無聞者即穀梁失之何

人故但曰子哀云爾蓋已勝夫左氏謂貴之者矣然仲
 尼實依魯史而書魯史當時記其名氏豈可謂無聞焉

也使無聞也仲尼將不書今書之必有其義公穀盍思其所以書之意哉

穀梁曰其曰子哀失之也辨見公羊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

子焉用毋請受而臯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

之又執子叔姬明矣豈曰單伯明書至自齊則是大夫

趙氏曰單伯之為王使獨左氏耳然證之經書出會書

如齊書至魯皆內辭也不得言王失也左氏楚人記事

無所施也周有單子無單伯一國不應二爵也辨巧見

公羊曰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

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臯

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

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臯然劉氏曰公羊曰道

意其如此且其多也稱行人稱單伯史氏辭也何足

伯送子叔姬何得謂道淫乎且單伯魯大夫豈得與君

事以見義者也豈肯泯乃曰使若異臯然夫春秋記實

其實以傳疑後世哉

穀梁曰私臯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叔姬同臯也

白單伯左氏以為王大夫而公穀以為魯大夫道淫子

叔姬而見執左氏固失之二傳亦非也經書單伯至自

不博義也公穀雖以為魯大夫然求其執而不得見則

意其為道淫不近人情愈甚蓋二氏博義而不博事也
愚謂二傳不惟不博事又不博義者也且公羊為道淫
穀梁為淫乎齊足見其
無所據而妄為之辭

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曰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
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臯於宋殤公
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
人以為敏葉氏曰諸侯相聘使介有常不聞官皆從也

穀梁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
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趙氏曰案宋見有君不得

與之也案若及又書內何則文煩而重故從簡耳無他
義劉氏曰有司馬矣何則三君乎必無君者如齊大夫
盟于莒乃可通爾且華孫來不稱使以解無君猶可也
指司馬而謂之無君不亦悖哉愚原穀梁之意曰無君
者責其以官稱天子之君猶言要君者無上與不如諸
之亡蓋不知宋天子之後自當以官稱又稱之者曾史
也何與於華孫哉

夏曹伯來朝

左氏曰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

古之制也趙氏曰案周禮諸侯朝諸侯各以歲數朝天子若

矣劉氏曰案尚書周官六年一朝矣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
巡則曰侯於天子五年一朝矣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
朝也則在周禮天子五年一朝矣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
殷相聘也世謂明王之制為得中焉業氏曰邦交歲相問也
此乃叔向所謂明王之制為得中焉業氏曰邦交歲相問也
禮再朝而會以春秋時致之曹小國也既當朝魯又當
鄉呂氏曰且鄭秦陳齊蔡滕又皆當朝也夫如是奔走
朝宋衛而楚鄭秦陳齊蔡滕又皆當朝也夫如是奔走

於道朝何時而已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曰聲已不視惟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然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盍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薤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筭將而來也劉氏曰案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言來之意則謬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來也春秋據實而書耳非為內辭也且稱齊人歸公孫敖死始十月豈可置之編與以行此又理之不然者

單伯至自齊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賈之也存耕趙氏曰單伯命大夫也命大夫與不使果為周大夫來魯上何不書歸京師且無以明齊文公討賊而從令奉使賊庭以見辱何足貴哉

穀梁曰大夫執則至至則名此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

夫也 此魯之命大夫耳辨見左氏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社稷入者入

其國

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

日也 案伐蔡偶不記日但其入蔡之日史有詳略不

為至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書齊侵我西鄙記實事也若曰不以難介我國則是不書

鄙者聖人復不以難介我國乎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曾伯盟于

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於是齊難是以公會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盟

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盟

諸侯無能為也何獨此也蓋其也會盟而無能為者多矣未嘗

不列序也何獨此也蓋其也會盟而無能為者多矣未嘗

或而公不與或魯史固有書者矣然所以不書為君惡而諱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五世

三傳卷之二十一

左氏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左氏前既誤以單伯為之辭夫商人既不畏王而執子叔姬與單伯矣何為復以王故而來歸子叔姬乎其妄可知也

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臯何閔爾父母之於子直來歸耳無強說也愚謂設使子叔姬有臯父母聞之不欲其服臯孔子脩春秋亦閔之而不欲其服臯乎

雖有臯猶若其不欲服臯然劉氏曰非也加來何以為不聞此

穀梁曰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父母之於子伯姬來歸者此有

雖有臯猶欲其免也劉氏曰非也齊人來歸子叔姬者

此無臯齊人強出之者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伯姬齊人來歸子叔姬云爾春秋直云伯姬來歸者伯姬有臯父母當受之而辭不教者也愚謂穀梁於此復稱子叔姬也既曰淫同而歸臯矣何復於此復稱子叔姬以貴之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左氏曰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

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

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

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

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

無禮弗能在矣嫁何此等語及引詩疑左氏自為之如子

而朝魯何禮之有相季文子當時安得原齊侯之意而出言哉故愚擇其相季文子當時安得原齊侯之意也

公羊曰郭者何恢郭也入郭書乎曰不書入郭不書此

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曰因

其侵我途入曹非其動我也劉氏曰曹雖我鄰此自侵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哉葉氏曰曹雖我鄰此自侵我而去矣何與於我以爲我動而書者妄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穀梁曰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壞梁

內辭近之至謂行父失命而內辭則不可解矣辭如何則亦微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曰疾也趙氏曰公若或有疾則天子不當譏之春者豈皆無病而視朔常事不書也蓋公性寬賚急於國務非疾也高氏曰若有疾則不常事不書也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

公羊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言疾也何言五公有疾不

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

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蘇氏曰公羊曰自也哀定之問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蓋不復視朔矣此

公羊之析以為此言也然而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

視朔矣視朔之廢非始於此也愚謂疾病者聖賢所不能免若有疾而不視朔何辜而春秋書之惟其無疾而不

視朔也故書之今經不書疾而公羊自為有所謂捨實責其四不視朔而公羊求之四不視朔之外所謂捨實

事而務揣擊者也穀梁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禮也此說得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

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無所發明

毀泉臺

公羊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
為郎臺既成為泉臺以泉臺為郎臺亦無所考蓋國
于秦矣安知定為郎臺邪其曰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
臺理亦不安當時但曰築臺于郎而已安知未成已成
而易其名乎

穀梁曰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

如勿處而已矣劉氏曰非也九月所毀之緩者亦猶作僂

公主矣案穀梁本以緩喪為自
已矣案穀梁本以緩喪為自
恥說而附益之

取非一家學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

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

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

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鱓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

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

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

身之貳也姑紿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

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

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

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
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
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
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
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湏為司城率羈卒而使蕩虺
為司馬蓋稱人以左氏大夫害水名也無道大夫也劉氏曰
宋昭公無道國人奉公為君而殺之未嘗有無道之說
則公且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夫而殺之未嘗有無道之說
廣也遂殺其君春秋空其位而殺之使首惡不以其臣
鮑而遂殺其君春秋空其位而殺之使首惡不以其臣
於此何獨異哉晉靈公也趙盾殺之皆惡而貪殘然其
為禮以春秋六卿如此而弑其君者今能私為惠以結民
也春秋六卿如此而弑其君者今能私為惠以結民

子無所懼而無矣存存則無道之實如春
秋一稱君無道大義不與之也
左氏稱君無道大義不與之也
有為一國之君知義不與之也
事以寶之耳由此觀之則弑君者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
公羊曰為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
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人大夫弑君稱名氏
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
則皆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
臯王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
通也周文王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
例與文王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
弑君者何感於心也弑君者何感於心也弑君者何感於心也弑君者何感於心也
平而固弑君者何感於心也弑君者何感於心也弑君者何感於心也弑君者何感於心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平手

平手

平手

左氏曰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

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劉氏曰

失其所也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以伐齊齊人賂晉師遂解杜云不譏晉受賂者齊有喪

師自宜退也與此相反矣夫宋齊俱弑君一以不伐喪

雖受賂猶免於其類哉葉氏曰推傳意謂林父等不能

討昭公之賊故以爲失其所經皆賤而齊人然崔杼

且自六正至廷守者皆略晉侯許之役猶歷序諸侯

而不自貶則昭公既無道宋獨不可以衆爲辭以微者

行則何以爲賤則四國之稱人實微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劉氏曰案聲姜薨後無齊難聲

左氏曰有齊難是以緩劉氏曰案聲姜薨後無齊難聲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經書西

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經書西

經杜氏乃云

諸侯會于扈經誤非也

左氏曰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

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諸侯無功與十五年

又不見平宋

冬公子遂如齊之文皆非也

左氏曰襄仲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非本義

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曰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辨見公羊

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

而數之也時如魯國大夫有幾而兩大夫同

立且拜葬然則以二事行也以二事當再言如齊經一

非禮故書介者不當見之說愚謂春秋有介亦在所謂

則如齊時或各有介而不使相介乎穀梁可謂絕

年之喪者也三

冬十月子卒

公羊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

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案公羊謂不忍言

苟凡弒者不忍言曰則隱公何以書壬辰桓公何以書

穀梁曰子卒不日故也辨見公羊

夫人姜氏歸于齊

穀梁曰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臯惡見者有待貶絕

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

帶一曰就賢也案春秋絕而不待貶之者謂待貶絕而

從之者實與之亂春秋者必夫之原不究其原而徒論其

末不可也夫禍亂之起必有其原夫專是禍亂之原也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曰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類

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數禱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

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乎天成舉人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
 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濇四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
 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後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
 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
 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舜巨堯賓于四門流四
 凶族澤教窮奇檇杌饗饗投諸四裔以禦魍魅是以堯
 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
 四凶也故漢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于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無疆也曰舜之二十而為天子今行人雖
 才德之言不一凶災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竊幾免
 於戾乎堯舜之功二十之一也竊幾免於戾乎
 公羊曰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

其君必有主其事者焉主其事即首惡也春秋安得不

三傳辨疑卷第十

